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月河淘舊

「文心藏趣」，其

一是「文心」，其二自

然是「藏趣」。「文心」

是「文人之心」、「文

化之心」，但首先是「文

采」。「言而无文，行

之不远。」收藏类图书

也一样首先要让读者读

下去，让读者在获取知

识的同时，也享受阅读

的过程。本丛书和一般

收藏图书的最大不同在

于作者多是知名作家。

说收藏，讲故事，话文

史，谈人生，是他们的

楼耀福／著



文心藏趣丛书



月河淘旧

楼耀福
著

文心藏趣丛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月河淘旧 / 楼耀福著.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306-5905-2

I. ①月… II. ①楼… III. ①文物 - 收藏 - 中国
IV. ①G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3299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桓台县方正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7.75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32.00元

梦见世襄老人（代序）

得知王世襄去世的那天，我找出了他的《锦灰堆》、《明清家具珍赏》，一遍遍地翻阅。我什么都没读进去。脑际迭现的是他的许多故事和那张和善的笑脸。

世襄老人活了 95 岁高寿驾鹤仙去，理应击缶而歌，而我则仍痛惜。这不仅因为我对他的崇敬，更因为是在今后的几百年里很难再有他这样的人物。两年前我读《最后的文化贵族》，《南方日报》记者对他的访谈中，一开头便说：“21 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

“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韞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读着世襄老人的这段自述，我真佩服他从小就那么明白。而我们的许多人，大凡都在经历半世人生蒙遭坎坷以后才恍然明白的。更有可怜之人到了生命的终结仍无此份明白。

世襄老人的这种出世的人生态度，颇有庄子逍遥游的意味。可悲的是他想出世，“世”却不允他“出”。

1945 年，抗战胜利。王世襄受命调查、收回被夺文物，其中不乏国宝，由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接收保管。1949 年以后，此事却给他带来不

尽劫难，“三反”时被关东岳庙四月之久，后又在公安局手铐脚镣十个月，被故宫博物院除名，1957年之后又当了三十年“右派”。王世襄说：“解放后博物馆界有三个人自杀，以我的经历，他们就自杀十次了。我很坚强，蒸不熟、煮不烂，我就是我，我有一定之规，我按照我的道路走。”他写过一本《自珍集》，他说：“自珍者，更加严以律己，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他的“自珍”为他赢得了自尊。他一生写了四十本书，2003年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他笑到了最后。

“名士风流天下闻，方言苍泳寄情深。少年燕市称顽主，老大京华辑逸文。”这是杨宪益为王世襄赋的诗。纵观老人一生，好一个“我就是我”，无论是“秋斗蟋蟀，冬怀鸣虫”，还是手戴镣铐，身陷囹圄，他都是“王世襄”，蔚为大家的他活出了别人都无法替代的意趣、风骨和境界。

形成对照的是当今世上太多的人已失去了自我。就在前不久，我的朋友叶毅在博客上写了一篇日记，记录了为筹集资金援助贫病同学的一次聚会，二十多年前他们曾为一个落难的穷教书匠捐过款。时过境迁，穷教书匠飞黄腾达，如今是一方诸侯，恰恰在今天的集资名单中没有这位达官要人，于是叶毅心生感慨，说他“把自己的来路都给遗忘了”。我倒想安慰叶毅，官当到这个份儿上，他已经不是“他”了，活着的只是他的躯壳，不能乱说乱动，不能随心所欲。他已沦为一具“木偶”。电视屏幕上，那些人的僵硬表情、满口套话、像背书一样的演说、硬挤出来的笑容，我们见得还少吗？说实在的，他们也可怜得很呢！尽管王世襄老两口曾经蜷曲在两个拼合的旧柜子内睡觉，却远比这些人活得自在、舒心、洒脱。

上世纪九十年代，王世襄将其珍藏四十余年的79件明清家具珍品，以低价让与香港友人，只提出了一个条件：“你买我的家具必须全部给上博，自己一件也不能留。”他的《明式家具研究》，对于我辈

无异于中国古典家具研究领域里的“圣经”。“玩物励志”，这是我眼中的王世襄。

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夜我梦见了他，像书上照片的打扮，戴一副眼镜，中式对襟棉袄。我疑惑老人远在北京，与我素昧平生，怎么来到上海？再一想，其母金章乃出身南浔豪门，抑或是老人从北京到南浔路过上海稍作逗留，再说夫人袁荃猷祖籍上海松江，老人也算得上是松江的女婿呢！他想再看一眼在上海博物馆的与他相伴几十年的明清家具，他顺便拐到嘉定来看一看由他题名的“嘉定竹刻博物馆”里，如今陈列些什么？

在梦中，我请老人写点什么。他在明代的书桌上摊开宣纸，握着笔，问：“落款日期怎么写？”我说：“当然写今天。”他说：“那不对，我11月28日就过世，怎么能写今天？”

他笑嘻嘻地看着我，把我难住了。

这一难，把我难醒了。我睁开眼睛，惘然看着天花板。梦中那张宣纸一片空白。世襄老人会在纸上写什么？直至今天我仍在想，不尽地想。

（原载《解放日报》2009年12月28日，略有改动。）

目录

梦见世襄老人(代序) / 001

清代万历柜和描金衣柜 / 001

紫檀书桌 / 007

清代双拼圆桌 / 011

徽州木雕之美 / 016

天圆地方话圈椅 / 021

清代楠木圆角柜 / 025

醉心苏作家具 / 029

花样女子与玫瑰椅 / 034

绘刻文人画的书柜 / 039

月河淘旧 / 043

申窑的风景 / 047

记忆中的老家具 / 051

多半为怀旧 / 056

恰似那里的山山水水 / 060

古典家具中的乐韵 / 071

黄花梨之梦 / 076

都是花板惹的祸	/	083
凯茜的迷恋	/	088
现代派作家和老家具	/	092
说说海派家具	/	096
江南拔步床	/	102
书斋	/	110
茶桌及其他	/	116
茶盘	/	121
文人雅壶	/	125
秉言刻壶	/	131
吾壶四海	/	136
壶中秋意	/	142
茶盏三记	/	147
海上文人瓷绘	/	151
老屋旧瓷	/	161
借我一双眼	/	165
千峰翠色龙泉瓷	/	171
相见恨晚“张绍斌”	/	176
文人爱竹	/	180
《荷塘清趣》臂搁	/	187
竹雕食盒	/	192
红木嵌螺钿烟盘	/	198
插屏	/	201
木雕花板	/	207
永春工木雕	/	219
木化石	/	227
跋	/	235

清代万历柜和描金衣柜

一件清代的万历柜和描金衣柜是我们家最初的老家具，购于2000年。

2000年，我们有了现在的居所。装修的时候，请来了沪上设计名师郑家和。郑家和的室内外装潢设计蜚声海内外，作品屡获国内外重要奖项。我妻子殷慧芬写过一篇散文，题为《一个人的河》，专门提到苏州河边郑家和的设计工作室。

那天我把郑家和接到嘉定，踏勘现场后，他与我喝酒至半夜，借着酒兴，两个男人胡说八道，胡天野地。从郑家和的海阔天空中，我揣摩着居室应该有的风格：简洁、古典、乡村气息、文化氛围。

装修时，我们也关注着与居室相融的家具，开始涉足旧家具市场。从豫园到吴中路，从沪青平公路到华翔路，沪上一些旧家具市场的集中地，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晋元阁的老戈、崇徽堂的小汪、华古家具的小蒋、协源的小陈，好几家店铺的老板后来都成了我们的朋友。

这件万历柜（图1）和描金绘画衣柜（图2）是在“亦心缘”古典



图1 清代晋制榆木万历柜,通体棕褐色的皮壳透溢着岁月的包浆。尤令人赞赏的是柜子前面的所有横枨竖柱连同门框都为洼面,弧度优柔、圆润。



图2 如果说那件万历柜有“简练”、“淳朴”之品的话,那么,这件清代描金绘画衣柜则有“秾华”、“文绮”之美。

家具门市部购得的。“亦心缘”是殷慧芬逛豫园时发现的，说那里有几件旧家具很漂亮。几天后我便与她同往。

这店门面很小，进门后沿着楼梯拾级而上，楼梯一侧墙上错落地挂着雕花板，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到了二楼，那一方天地虽小，却居家似的摆放着雕花罗汉床、山西大立柜，明式酒桌、衣架、盆架，还有明式太师椅、茶几、提篮，材质以榆木、柏木、榉木居多，显示着民间家具的质朴和自然。一张楠木半桌，桌面布满了疤结，分明经历了岁月的日磨月洗，古意盎然。初入其中，我们惊喜交集。看店的营业员姓周，是个可爱的女孩，介绍商品十分细致，指指点点之间让我们感觉到这些老家具的神秘来历、独特工艺。我们慢走细看，这件山西万历柜和福建描金衣柜就在这时让我两眼发亮的。前者古朴典雅，后者华美喜气，两件柜子都充满了浓郁的民间乡村气息。

设计名师郑家和我家居室装修中最精彩的一笔是将四室二厅分成主、客两区。封没卧室通客厅的门，在书房与卧室的墙体中央开了一扇对门。见到这两件柜子，我想如果将它们置放在对门两侧，书房就会更亮丽和生动。殷慧芬当然也心动，只可惜我们已经在青莲路的一家红木家具厂订购了两件博古柜，看来只能厚着脸皮去退掉。

万历柜又称亮格柜。亮格柜集柜、橱、格于一体，是明式家具中较为典型的一种，既实用又风雅，很受当时文人的喜爱。

我的这件晋制榆木万历柜高 181 公分，宽 86 公分，深 51 公分，通体棕褐色的皮壳透溢着岁月的包浆。上部约占整体三分之一部分为亮格，亮格的左右各置喜鹊登梅的木雕。柜门下有暗仓。尤令人赞赏的是柜子前面的所有横穿竖柱连同门框都为洼面，弧度优柔、圆润。亮格的壶门雕饰以花纹为分心，转角雕卷草纹，线条流畅优美，体现了古代艺人对家具制作的匠心。

王世襄曾将古典家具归纳为十六品，如果说这件万历柜有其中

“简练”、“淳朴”之品的话，那么，另一件描金绘画衣柜则有“秣华”、“文绮”之美。

描金绘画衣柜高与万历柜相仿，略宽，论材质和年份，略逊一筹。但它的色彩、图案却美轮美奂。上端四块描金的木雕，分明是一部戏曲故事，依次排列着又像是四幅连环画。两侧的一副对联“云丝天孙织，霓裳月姝裁”，再明确不过地叙说了它的功能，而且这十个篆体字，绝不输给当代的一些“书法家”。对联周边的花饰喷以浅红、湖绿、金黄的细砂，更显其富贵气象。衣柜的四块门板又是四幅精彩的古代绘画，由于年代久远，其中的线条不乏模糊之处，但从图中的人物、场景，大体可以揣测是唐代大元帅郭子仪出征前告别家眷或凯旋而归时妻妾前来迎驾的故事。选择郭子仪为此柜画面故事的主要人物大概是由于他的多子多福吧。即使是柜中的一些细小图饰，如荷盒（和合）、如意、蝙蝠等，也寄托着衣柜旧主人对美好生活的祈愿。

两件柜子被我们预订后，在店铺里还放了一阵子，营业员小周不时催促要送货。她说，喜欢它们的人太多，好多还是海外友人，再不提走，很可能就会被人横刀夺爱。

现在，两件古典家具陈列于书房，坐在书桌前写字作文的间歇，只要一抬头，它们便映入我的眼帘，像两幅风格不同的画。朋友们每每来访也都掩饰不了他们对这两件器物的喜爱。

与我们有着同样喜好的上海作家、文博鉴赏家陈鹏举是我们的朋友，有次他与柴亦江来我家，柴亦江看到这两件柜子便无法掩饰他的兴奋和激动，尤其是那件万历柜，他忍不住用手一遍遍地去抚摸它，感觉其中的洼面就像在感觉美丽女子细润的肌肤。后来，在他编写的《古典家具精品过眼录》中，还专门把它拍成照片，收录其中，注明“楼耀福藏”。

鹏举自己也很喜欢那件万历柜，一次谈到陆俨少，他说他藏有陆

俨少的书法条幅“月是故乡明”。我说：“你又不是嘉定人，这样内容的条幅应该留在陆俨少的故乡。”他听懂我的意思，爽快地一笑，“好啊，用你这件万历柜换。”

我无语，也无以爽快。

一位爱好老家具的作家说：“老家具好比鸦片，一旦喜欢上它，要戒掉很难。”

此话不假，至少我是这样的。

老家具给人以太多的关于文化、历史、美学和其他种种信息，值得深究的内涵实在太丰富。

由于喜好，几年来，家里已积了些老家具。每一件的到来都有着它的动人故事。面对这些家具，常常的，临睡时我还要将它们摩挲一遍。平日里，兴致一来，我就会驱车至旧家具市场，在满是灰垢的旧木器中钻进钻出地寻觅。周边的朋友受感染似的，有着同样喜好的越来越多。朋友一旦邀我去看老家具，我会放下手中所有事情，义务当向导和参谋……我痴恋其中，确是“上瘾”了。

老家具是“鸦片”。我们家最初的“鸦片”便是那件万历柜和描金衣柜。

紫檀书桌

读书人写字作文，最关心的莫过于书桌，我现在使用的大叶紫檀书桌（图1）虽不是明清古物，却仍为最喜爱的家具之一。我和殷慧芬在这张书桌上文思如涌，伏案而作，写下数以百万计的文字，这是喜爱此桌的主要原由。每看到自己有新书问世有、新作见诸于报刊，我们就会感念这张书桌。

喜爱此桌的另一原由，是因为我们参与了它的设计，它的器型在这世上独一无二。

说起这张书桌的来历，颇有意味。

褚水敖那时在上海市文联任秘书长，介绍我们认识了如今在央视“寻宝”节目中频频亮相的著名文物鉴赏家蔡国声。蔡国声当时在国家文物商店供职，能写一手好字。殷慧芬说：“那时他的办公室里到处是他写的字，随便拿。”我家茶室墙上挂的那幅隶书《松下问童子》就是她那时“随便”拿来的。

蔡国声说他认识上海老城厢一个姓冯的家具制作商，自己能设计，更主要的是他最近进了一批紫檀木料，你们可以请他量身定做。



图1 大叶紫檀书桌虽不是明清古物,却让我们文思如涌,伏案而作,写下数以百万计的文字。

我说,那好啊,我们先请他做书桌。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蔡国声带我们去老冯在豫园商城的店堂。豫园对从小在黄浦江畔长大的我并不陌生,儿时的记忆不乏是城隍老爷、元宵灯彩以及油豆腐线粉汤之类的小吃,成年以后我去嘉定谋生,回市区多为探望逐渐年迈的父母,很少光顾豫园。没想到这里的古典家具市场也颇具规模。老冯不卖旧家具,但店里的一对老红木小姐椅还是被我一眼相中,与椅配套的茶几器型也很美。两椅一几,开价四千七,他说是朋友寄卖的,“要不,你们是蔡老师带来的,还可以再便宜些。”我因为喜欢,不再多缠,订下后就直奔他的工厂。

工厂离豫园不远,在一条叫青莲街的小巷,车开到弄堂口便再无法向前。厂房租的是旧民居,有天井、院子,似乎也有点年份。夏天,十来个木工漆匠忙着各自的活,有锯木的刨板的,也有雕花的油漆的,

好几个赤着膊，汗流浃背。

院子里大堆的木料，蔡国声说那就是紫檀木。我那时对木材一窍不通，判断优劣的唯一标准是掂木料的重量，沉甸甸的便是好料。我端了下工人正在制作的半成品，果然沉，又见地上的木屑也多呈紫色，便认定是紫檀无疑，要求老冯做一张书桌。

老冯问：“做什么样式的？”

我一时说不上，他便拿出图册。我粗粗翻阅，未见有太满意的。如同灵光闪现一般，我脑际倏地想起那与红木椅配置的茶几，便说：“就按那茶几放大。”

老冯吃惊地看着我，略略思索便频频点头：“好，好。”

殷慧芬听了也推波助澜：“只能做一件，别人要做一模一样的，须征得我们的同意。”她这句话一下子让我们获得了此桌样式的“专利权”。

敦厚的水敖一直默默地看着我们与老冯的交涉，这时笑眯眯地说：“如果我也想做一个呢？”水敖那时刚在鲁班路订下一套临江的新屋，也计划着如何装修。我和殷慧芬异口同声声明说：“老褚除外。”

老冯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校，许多家具均由他自己设计，他拿出纸笔，很快便画出了书桌的大体模样，并在许多细节上作了令我们满意的补充。比如他设计的三个抽屉，其回文花纹与桌面下的牙条纹饰连为一体，粗一看让人分辨不出哪里是抽屉。在桌腿的处理上我坚持要求有弯度，老冯很无奈地摇着头：“腿一弯，我用料要多啊！”在定具体尺寸的时候，我见识了一种“风水尺”，每个刻度上都标有吉凶祸福。我的这张书桌高 81 公分，桌面长 158 公分，宽 80 公分，理应为大吉大利的尺度。牙条中间为草龙纹，选择草龙为纹饰主要是我儿子生于 1976 年，属龙；两边的回文饰，简洁流畅，我也很喜欢。